



《土堂怪柏》傅山 绘(收录于《山水图册》)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青主，号朱衣道人、嵩庐、侨黄等，山西阳曲人(今太原市尖草坪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医学家、书画家。清末丁宝铨称道其学术“度越于人人而自为宗派”(《霜红龕集序》)，明末清初吴翔凤则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人史》)。

尽管他有这样高的学术地位，他的名闻却辜负了他的成就。不过在他的家乡，却是另一番景象，历史学家邓之诚说：“至今妇人孺子咸知姓名，皆谓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其为人所慕如此。”(《清诗纪事初编》)他的字、画、医、人，且待方家细论，笔者只就其诗文稍作漫谈。

先论其文。明末学极空疏，于诗文创作方面，模拟与法度之说盛行，有识之士多有厌倦，于是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研究古今史迹成败。他们的文章多不拘义法、史笔写实、讲求实用，傅山也是如此。比如《因人私记》，记载了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年(1637)傅山率领三晋诸生到京城为恩师袁继咸昭雪冤案的始末，这是使他名闻天下的重大事件。文章以时序铺叙，如实刻画阉党构陷、官场推诿，既写同道同心赴义，也不讳同乡中途退缩；既是一篇充满实录精神的史记，也是一篇形象生动的传奇。提到晚明纪实散文，一般都会想到张溥《五人墓碑记》，与《因人私记》相较，一抒情一叙事，一文雅一质实，一颂平民大义，一记士子抗争，互为补充，成就不相伯仲。可惜傅文的字数影响了传播。

傅文最意味的当数那些人物传记。写好人物传记的前提是对传记对象抱有尊重和热爱，傅山恰恰如此。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说他“性任侠”，见“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不肯少与时媿焉”(《阳曲傅先生事略》)，对他们的态度是“无羞无恶，从他们混账糊涂”(傅山撰平定天宁寺西殿楹联)。傅山虽性厌粉华，却又交满天下，官员隐士、僧道村农，多少深交挚友。他喜欢他们、欣赏他们，为不少人撰写了传记。《帽花厨子传》刻画了一位不喜八股而喜诗、喜食、喜烹饪的世家子弟，他邀人酒食只为请人改诗，自制刀具而集斧衅刀，一有宴会就指挥后厨。这是傅山对摆脱利禄声名、集雅俗于一身的欣赏。《犁娃从石生序》描写犁娃大胆追求石生，婚后甘心清贫辛苦，为其守身有病不医的事迹，赞美了冲破世俗束缚、摆脱金钱缰索的爱情，让我们见识到他对爱情的认可。傅山将传记写成了传奇，不仅因为他能跳出所谓的文章法度，更因为他是真正的“处土多情”(《闻关上陀罗山》)。

傅山诗更丰富地展现了他的思想和情感，邓之诚评价他“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傅山立志高远，一生不改，“谁谓管涔源，亦有朝宗志”(《衰柳翳春堤》)，盖觞的汾河就怀揣着百川朝宗的志向；“芟苍凿翠一庵径，不为瞿昙作客星。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青羊庵》)，开山辟石建起小庵，却并非要皈依佛门，山原有不平之势，我便化作一峰与之并立。他联络义士反清，考察山川关隘，充满了英雄气。“风雨诗何壮，风雷气不奴。争韩来破赵，报楚去趋吴”(《太行》)，这里有太行山的峥嵘和地理，也有自己的气度和期许。“西南瞻豁子，东北走胡儿。上党中原脊，英雄今是谁”(《无聊杂诗》)，上党是中原的脊梁，如今谁是扭转乾坤的英雄呢？这一问，是期待，也是自许！

英雄气不仅体现在弘大的气象上，还体现在四顾无语的孤独上。“可惜此江月，教吾今乃看。同舟无语得，独坐有情难。贾客眠樯稳，荒鸡觉夜阑。菰芦人不见，寂寂好长干”(《江月》)，真是世间人千万，同志者无一。英雄气也体现在尖锐的讽刺上。“九子一个死，两变众多能。诗骨恁人痿，游戏敢道宁”(《题九子故里》)，战友郭九子牺牲了，很多人变节了，不知道何人埋葬了九子，只想告诉九子，我一定继续为国事奔忙。英雄气更体现在心伤世乱的期待上。在太原城内卖药时，他感慨：“世界疮痍久，呻吟感兴偏。人间多腐婢，帝醉几时痊。”(《九革卖药城市》)目睹万民的苦痛，我心中悲愤，生伤时之叹，这能解酒毒的腐婢(药名)随处可见，天帝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呢？

明朝覆亡后，傅山弃儒为道，边隐居边抗清，创作了大量表现隐居生活与佛道思想的诗篇。他的隐居诗写得太悠长了，但他是“柴桑了生事，未被荆川知”(《村夜》)，是陶渊明不事新朝的隐居，不是王维式的隐居。他的《黄玉柳供茶》就是乍看像王维诗作，一品是陶渊明的杰作。

他熟读佛道典籍，修为极高，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广师》)。但正如全祖望所说，这并非“其真性所在”。对他而言，佛道思想只是一种文化，并不是他解脱的方法。读此类诗篇，若感觉他已许身佛道就错了，因为他明确说“人难堪澹荡，诗似许黄缙”(《无聊杂诗》)，只是“似”而已。他无法解脱，或者说不愿意解脱，因为一旦解脱了，也就无情了，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在他而言，“这个虽疼痛，终然胜麻木”(《雪林》)，面对这悲惨的世界，他疼得心甘情愿，“荡荡乾坤病，戈戈肺腑收”(《病发示眉仁》)，天地病了，所以我病了，好一个入世的维摩诘居士。

傅山诗文的题材，体裁极其丰富，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拈一二浅谈而已。最后补充一点，文学史上说傅山诗歌的特点是“语言的陌生感”(马工程版《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是极少数的。傅山说自己“不喜为诗人”，“自信少雕琢”(《蒐息眉诗有作》)，质朴、流畅才是傅诗语言整体上的特点。

一峰青立

傅山诗文里的情怀

鲁立智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山西作家张锐锋散文集《古灵魂》荣获散文杂文奖,山西诗人张二棍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荣获诗歌奖。山西文学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赢得广泛关注。今日本版围绕《古灵魂》作品特点,以及张二棍、王计兵等普通劳动者走上文学荣誉殿堂这一现象,分别刊发评论,从中一窥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发展面貌。——编者

以文学之光照亮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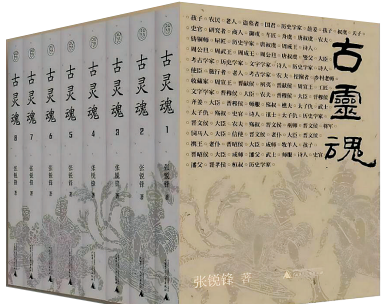
——《古灵魂》对我们的几点启示

张卫平

张锐锋散文集《古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发行以来,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文章,从文学、思想等不同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评价。我也想从一名写作者的角度谈谈这部著作对我们当下文学写作的一些启示。

启示一:个性写作可能是文学写作者毕生追寻的目标。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仅仅长篇小说一年就要出版1万余部,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我认为个性写作可能是每一名写作者一生都要重视、思考或者需要坚守的一个法则。就拿《古灵魂》来说,这部200多万字的巨著,既是张锐锋新散文创作的一部巅峰之作,也是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新散文运动以来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从题材选择上看,内容涵盖了古晋国从诞生到覆灭近700年的漫长历史,可以说是第一部以文学的笔法对古晋国历史的一次全景式大纵深的历史审视。从写作手法上看,它打通了小说、歌剧、散文等种种文体的写作边界,既有大量细节的逼真描写,也有歌剧般慷慨激昂、富有哲理的演说,还有场景的铺排、内心的独白,所有这些构成了《古灵魂》这样一部罕见的、独具个性风格的文学巨著。

启示二:人性聚焦可能是文学写作者始终要坚守的文学底线。《古灵魂》观察的对象是古晋国近700年的历史,但文学写作始终都不能离开人这个历史、社会的主体。文学是入学,更准确地说,文学可能是心学、人性学、精神学、灵魂学,如果说文学有价值的话,它的价值就在于给我们人类提供独一无二的精神追求,抚慰和安顿我们那颗颤动不安的灵魂。文学与名利无关,文学与人性 and 灵魂有关。《古



《古灵魂》书影

埋首耕耘 终将闪耀

马忠

鲁迅文学奖作为国家级权威文学奖项,其评选标准、获奖人选,向来是全国文艺创作的风向标。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迎来标志性突破:外卖诗人王计兵、钻探工诗人张二棍双双新桂,站上国内文学最高舞台,绝非偶然,而是文坛评价体系、创作导向发生深刻变革的鲜明信号。

一段时期,主流文坛创作资源、评审话语权多集中于学院学者、专业作家。本届鲁迅文学奖明确以大文学观作为评审导向,将目光投向广阔现实、万千劳动者。王计兵穿梭城市街巷记录新业态劳动者的悲欢,张二棍扎根山野书写乡土众生的命运,二人同时获奖,说明文学评判包容多元创作形态,不再唯技法、唯资历、唯圈层,以质量为根本标准,基层创作者同样可以站上全国文学最高荣誉的舞台。

首先,二人的写作立足劳动现场,践行了劳动者其事的文学本源。王计兵送单间隙提笔,以《低处行事》记录城市新业态普通工人的委屈、坚韧与温柔;张二棍常年在野外钻探,于山野间观察乡土众生,《我愿埋首人间》写出了普通人的生存与尊严。他们不是刻意下乡采风,劳动本身就是写作素材,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土壤,文字自带泥土、烟火的真

灵魂》里出场的人物有几百位,既有身处下层的渔夫、农人,也有谋士、将军,更有位居上层的智者、君王,等等,可以说《古灵魂》为我们呈现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面孔。社会在进步,但人性几乎毫无变化。《古灵魂》既是人生百态,也是人性百样,它给我们树立起一面面镜子,让每一名读者站在古灵魂面前,都能找到自己或高尚或卑微的一丝影子,都能激发我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或许是《古灵魂》更为深远的日久弥新的价值所在。

启示三:诗性价值可能是让文学作品能够腾飞的翅膀。历史题材的写作,一方面具有厚重、大气磅礴的文本优势,另一方面也容易给人以沉重、重复乃至烦琐的感觉。特别是这样一部巨著,反映古晋国近700年的兴衰,而且还是以散文的笔法来呈现,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是张锐锋的一次非常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探索。这次探索有几点值得思考学习:第一,虚构,在忠于历史写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中充分发挥文学想象的功能;第二,思辨,在人生命运的书写中加入哲学反思,给人以更多的生命启迪;第三,语言,以诗性的语言给读者以想象和艺术的享受。

启示四:生命写作或者灵魂写作可能是每一名写作者的终极追求。我们看到现在的写作很多是功利性写作,有的是为了名,有的是为了利,有的是把写作当作成功上位的敲门砖,反映在写作的现实中就是急功近利,出现抄袭、跑题、一稿多投等乱象。十几年前我自己想到写作的三个境界,第一是情感写作,这是写作的原始动力,就是有感而发,这是写作的起步阶段;第二是历史写作,由个人的情感迸发,到对一段历史的反思,这是写作的第二阶段;第三真正的高境界写作是生命写作或者说是灵魂写作,它没有功利性,是纯粹的生命和灵魂写作,这样的写作以生命来唤醒生命,以灵魂来唤醒灵魂,以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或者灵魂体验给予人类以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提升。我与张锐锋相识多年,他为了写作《古灵魂》准备了十几年之久,然后又用3年多时间完成文字书写。这部著作前前后后经历十几年,我想他在构思、酝酿、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他自身几十年来对文学、对人生的思考,是他对文学本身所要贡献的那份心力!他的写作是纯粹的文学写作,去除浮躁,沉下心来,专心写作,或许正是给当下浮躁的写作界最清醒的一剂良药!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实质感,填补了一些专业创作脱离现实、悬浮空洞的短板。

其次,二人的写作体察基层众生,赓续了为民立言的鲁迅精神。鲁迅先生毕生聚焦沉默的底层民众,书写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渴求,这也是鲁迅文学奖的精神内涵。张二棍诗集集名“埋首人间”,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当代延续;王计兵替万千奔波谋生的劳动者发声,践行了文学观照人民、记录时代的书写使命。

最后,二人的写作兼顾城乡图景,丰富了多元立体的大众书写。王计兵书写现代都市新型业态,张二棍描摹乡土山野传统劳作,一城市一乡土,两位创作者共同勾勒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精神图谱,证明新大众文艺题材广阔、内涵丰富,绝非单一、浅层的情绪宣泄。

我们也要看到,认可大众劳动者写作,并不等于降低文学审美标准。二人能够击败众多专业诗人获奖,根源不在于职业身份,而在于作品本身。这也提醒、引导创作者,作品接地气不等于浅白粗陋,创作除扎根生活之外,持续打磨文字、提炼思想,才能长久站稳文学舞台。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9首,作者不可考。《玉台新咏》编者徐陵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有8首为西汉枚乘所作,此诗正在其中,但这个说法已被后人否定。西汉文人作诗的风气不盛,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大家都是以赋名世,无诗作留存。郑振铎说五言诗诞生甚晚,不可能始自西汉景武时代,今存五言诗没有一首作于景武之世。梁启超认为西汉避讳极严,犯者死罪,诗句如“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犯惠帝刘盈讳,而“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等句,则显然是描写东都洛阳。所以他推断《古诗十九首》应是东汉末期作品,其创作大抵在公元120年至170年之间。也有人猜测是建安时期曹丕、王粲所作,从风格看,其中部分作品确与曹、王诗趣极为相近。

《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是公认的一首思妇诗,表达的是妻子对远游丈夫的思念之情。东汉时期的思妇诗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自顺帝、质帝以降,察举制几乎被世族豪强垄断,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说的就是那时的社会现象。寒门士子若要谋求入仕机会,往往需外出游学游宦,或入大学,或师名儒,或者做地方官的幕僚。彼时交通不便,邮政限于官方文书,平民几乎没有通信手段,再加上战乱、瘟疫等因素,“但感别经时”就成为一种情感的常态。有人注意到这首诗与楚辞的关系,比如“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无疑是对《楚辞·山鬼》中“折芳馨兮遗所思”的化用。郑振铎由此想到“香草美人之思”——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这首诗当然也是借思妇身份抒发情怀,“馨香”不只是气味,更是清贞蕴藉的人格。也有人说这首诗源出《诗经》,“将以遗所思”与“路远莫致之”模仿的是《卫风·竹竿》中的“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东汉不比唐宋,那个时代文人的诗学资源只有《诗经》与《楚辞》。

这首诗里部分词语的运用也可从侧面说明其时代背景,此处以“奇树”为例。“奇树”多出现于汉末魏晋六朝时期的诗赋作品,此前则未见,如“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树之抽英”(杨修《节游赋》)、“唯中唐之奇树,稟自然之天姿”(王粲《槐树赋》)、“南邻有奇树,承春挺素华”(杨方《合欢诗》)、“岭侧多奇树,或孤或复丛”(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诗》)、“奇树满春洲,落蕊映江浮”(张正见《赋得岸花临水发诗》)。其中时间最早的是《节游赋》与《槐树赋》,都写于建安时期,应在东汉建安十九年(214)至二十三年(218)之间,由此可推断《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的创作最多是稍早于建安,或许比梁启超所说时间更晚。汉末魏晋文人“尚奇务新”,崇尚新奇精警的谈吐与傲然不羁的人格,不像西汉文人那般注重雍容雅正,所以“奇树”云云,显然不是西汉人口吻。

那么,“奇树”究竟是什么树呢?很可能是槐树,亦即今天的国槐。《周礼》以三槐象征三公,东汉士族遵从周礼,以槐树为贵,洛阳皇宫、官署、太学皆遍植槐树,私人庭院中也多种槐树。除王粲《槐树赋》外,曹丕、曹植都有《槐赋》。魏晋人更有食用槐叶的习俗,有些地区用槐叶煮饭救荒,以弥补粮用之不足。“攀条折其荣”与“馨香盈怀袖”,或许指的就是槐花。槐花并非奇花异卉,所以说“此物何足贵”。东汉魏晋战乱不息、灾疫横行,民众的平均寿命很短,年至五旬,已称寿考,像司马懿那样活到70多岁的是极少数。而槐树的长寿,槐花的年年开放,最能激发诗人的时间焦虑与今昔之感,这首诗以“但感别经时”收束,可谓恰到好处。

西晋陆机有“拟古诗”十二首,其中一首即摹拟《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诗意,其诗云:“欢友兰时往,迢迢匿音徽。虞渊引绝景,四节逝若飞。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踟蹰遵林渚,惠风入我怀。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后人批评陆机诗艺,多有繁冗、雕琢、藻饰之类说法。两相比较,这首诗多少显出些斧凿痕迹,音微、虞渊等词语文气稍重,未若“庭中有奇树”之真挚自然。



马的世界没有路

张象

案,写了一个短篇,1万字出头,题目叫《明日之歌》。我还写过,写小说是关于灵魂的事业;如果只是描摹现实,不能给人的心灵以抚慰或震撼或触动或其他任何波澜,那显然是可疑的。感谢给我帮助的老师、朋友和亲人们,路还很远,我们要一直走下去,且不管前路是什么,要相信,走到明日,必有歌声。

如今看来,《明日之歌》是我文学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篇小说我写得极有耐心,从初稿到修改、定稿,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现在谁还愿意这么干。我只知道,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不是说发大刊,而是花那么多心思在一篇短篇小说上,看着这篇小说在自己手里出生,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变好,最终蜕变成自己理想的模样,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创作便如打通了任督二脉,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在小说中关注和表达的,也起了变化,由外向内,由表及里,由热闹铺排转向冷静简朴。这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心境使然。

获得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对于一名青年作家来说是极高的荣誉。但我深知,我依然是一名新人。正如李敬泽先生所言:“马的世界没有路,那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在文学的草原上,我永远是一名新人,我愿去狂奔,去放浪,去打破,去探索各种各样的方向和可能。



作者介绍:张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小说见于《十月》《上海文学》《长江文艺》《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短篇小说集《外省青年》等3部。曾参加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荣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新人奖。

那年十月,秋风微凉,太原迎泽宾馆某个厅里高朋满座。会议间歇,听到有人议论:张象是谁?我也有点懵,咬笔环顾四周,几乎都是陌生的脸孔,再看看自己的桌签,哦,原来张象就是我啊。

这不是段子。2019年,《都市》举办创刊60周年活动,正值新一期刊物出炉,与会者人手一本。大家随手一翻,哟,发刊物头题小说这人谁啊,还配发评论?我心想,这是“张象”第一次上文学期刊,别告诉我,我听到这个名字都得反应一下呢。一本在山西文坛享有盛誉的老牌杂志,愿意拿出这么重要的版面来鼓励新人,让一个江湖上还“查无此人”的新作者上头题,这份意外令我受宠若惊。

差不多同时,我的另一篇小说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在《青年文学》这一期的评论里说:“《异香》这样的作品,可以给青年作家的写作路数提供另一种参照。”我看了很兴奋,将其视作褒奖,但我也知道,这并不是说我